

锦绣良缘
系列
002

天下风云骤起，她被抛进这权力漩涡中……
青梅竹马、霸情皇帝、异国王爷、生死蓝颜，一拥而上——
说爱她的人这么多，可大风大浪中，始终不离不弃的，只有谁？

渔嫣抿唇笑，娇羞满眉梢。
她喜欢他这样为她着想，喜欢他这样疼爱她，
也喜欢与他这样待在安静的小舟上，
只有彼此。

下

莫颜汐 著

游凤戏龙 女状师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游凤戏龙 女状师

下

莫颜汐
WORKS
著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凤戏龙女状师 : 全3册/莫颜汐著. —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817-8

I. ①游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3654号

书 名 游凤戏龙女状师
作 者 莫颜汐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677千字
印 张 48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,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17-8
定 价 85.00元 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【上】

CONTENTS

- 
- 第一章 误坠他怀 /1
第二章 绝不服输 /12
第三章 深巷相戏 /24
第四章 夫君归来 /34
第五章 兄弟暗斗 /46
第六章 被困暗室 /59
第七章 戏园行刺 /73
第八章 刑堂惊心 /84
第九章 小院遇险 /95
第十章 水深火热 /107
第十一章 情意初生 /121
第十二章 重探渔府 /133
第十三章 一露身手 /146
第十四章 静白织锦 /157
第十五章 激流暗涌 /168
第十六章 借蜂杀人 /181
第十七章 难得温柔 /194
第十八章 暗起嫌隙 /205
第十九章 遗诏之痛 /216
第二十章 带她离开 /229

目录【中】

CONTENTS

第二十一章	忘蝶蛊毒 /243
第二十二章	牡丹诅咒 /257
第二十三章	宫闱秘情 /272
第二十四章	兄弟反目 /283
第二十五章	美人争锋 /294
第二十六章	初问情字 /307
第二十七章	他的生辰 /319
第二十八章	战马之殇 /330
第二十九章	夜袭大营 /345
第三十章	左右为难 /357
第三十一章	当年故人 /368
第三十二章	奉孝王府 /382
第三十三章	她的身世 /399
第三十四章	兵戈相见 /411
第三十五章	风雨同舟 /421
第三十六章	八面埋伏 /432
第三十七章	心尖上人 /441
第三十八章	我为卿狂 /451
第三十九章	妖孽问离 /461
第四十章	画舫之祸 /471

目录【下】
CONTENTS

第四十一章	血誓供养 /481
第四十二章	来势汹汹 /494
第四十三章	禽兽之心 /508
第四十四章	这是惩罚 /522
第四十五章	我只为她 /536
第四十六章	鸾凤分离 /548
第四十七章	翡翠山谷 /560
第四十八章	夺取后青 /572
第四十九章	谷中来客 /584
第五十章	我们回家 /597
第五十一章	安溪隐秘 /614
第五十二章	瘟疫肆虐 /628
第五十三章	巴望山寨 /643
第五十四章	狰狞山神 /656
第五十五章	我喜欢你 /667
第五十六章	一场情殇 /679
第五十七章	三王纷乱 /692
第五十八章	戈壁风沙 /704
第五十九章	诛杀恶魔 /715
第六十章	尘埃落定 /726
番外	我把一生时光付与你 /749



第四十一章 血誓供养

风骤急，层层波浪急促地拍打着小舟，一道又一道白月光碎在浪花里。

莫问离突然疾身掠起，脚尖在船舷上借力，如一支银白的利箭，直飞向那人所在的画舫。黑衣人动作也快，转身进了房，眨眼间便从渔嫣的视线里消失。

渔嫣十指紧扣，焦急地看着画舫。若她直觉是对的，那人就是她要找的恶魔，那么解决了他，说不定就能解除她的苦难，还她清风朗朗的日子。

画舫上接连传来女子的尖叫声，很快御璃骁的人被惊动，从夜家画舫一跃而出，直扑黑衣人所在的画舫。

岸上站了许多闻讯赶来的侍卫，从头盔的红色缨子来看，他们都是奉孝王府的人。有甚是胆大的歌姬凑过去，与他们调笑。有侍卫推开了歌姬，更多的侍卫停在原地，与美娇娘搂抱狎戏，岸边的花灯在他们银白的盔甲上投下颓靡的光影。

渔嫣早就听说，御奉孝重经济而轻武艺，他那数万兵士，从没打过仗，护送来往客商的事倒做过不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富庶的汰州城也是放荡和罪恶的天堂，滋生了富饶，也豢养了恶魔。

渔嫣突然觉得异常兴奋，难道那恶魔一直潜伏在汰州？这回一定要抓到他！

画舫上的尖叫声越来越大，岸上的侍卫们反应过来，那不是女子与客人们的游戏！不断有杯盘碗盏从画舫往外丢出，灯笼跌落，烛台倒了，引燃五彩丝绸，画舫成了火舫，众人慌不择路地往船下逃。

渔嫣看到黑衣人从画舫内一弹而出，莫问离紧随其后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落到岸上，又夺了马，奔向远方。紧接着，御璃骁的侍卫也从船上跃下，上马疾追。

这么多人捉一个坏家伙，一定可以捉到的吧？

“哇，公子好功夫。”撑船的船夫此时才长长惊叹一声。

渔嫣眨眨眼睛，以为是在说莫问离，刚要答话，柔软的身子就倒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

御璃骁黑着脸说：“莫问离居然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”

“没关系，四周都是你的人，不会有事。你刚刚看到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了吗？若他就是那个恶贼，我就有救了。”渔嫣握住他的手，兴奋地说。

御璃骁神情柔软了一些，一臂紧揽她，抬眸看向灯火阑珊处，若真如她所猜，那就太好了。

“他一定没想到莫问离可以跑那么快，从河中间都能飞过去抓他！今天一定得庆祝！我们喝一碗。”渔嫣抱起桌上的酒坛，满满倒了两碗。

烈香扑鼻，御璃骁接过碗，微微皱眉，又拿起桌上的那碗，沉声道：“你只能喝一口，其余的，我帮你喝了吧。”

渔嫣抿唇笑，娇羞满眉梢。她喜欢他这样为她着想，喜欢他这样疼爱她，也喜欢与他这样待在安静的小舟上，只有彼此。

歌会草草结束，河畔的百姓散去，远方的明月蒙上一层温柔轻纱，前方传来箫声，幽怨缠绵，仿佛是在轻诉美景良宵被破坏的委屈。

莫问离一走就是大半月。昨晚，御璃骁的人已经回来复命了。

他们未能带回好消息。那人极熟悉各地的地形，众人追了许久，几乎已经追到与天漠国交界的边境，还是任他消失在了人群中。

渔嫣很失望很惶恐，对死亡的恐惧无法排解。

寝殿的窗子敞着半扇，雨滴从屋檐成串地落下，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模糊了。初秋的雨天，已有了些许寒意。冷风从窗子透进来，吹起一殿清凉。

她已看了好半天的雨，冰凉的风拂在脸上，心情好容易平静下来。收回视线，她握着卷宗坐下去，继续抄写旧案记录。

县府衙门对卷宗保存不善，泛黄的纸页已有些脆了，有不少虫蛀的痕迹。这两天，她把其中一些重要的卷宗重新做了处理，不能恢复的，便手写抄录。

念安轻手轻脚地进来，看了一眼渔嫣，冲着在一边绣花的念恩做了个手势。

“怎么了？”念恩蹑手蹑脚地跟着念安跑到长廊一角，小声问她。

念安缩着脖子，神秘兮兮地笑道：“王妃生辰要到了，我想好准备什么贺礼了。”

“什么贺礼？”念恩眼前一亮。

“我打听过了，汰州东南山上有云龙寺，特别灵验，百求百应。下个月月初还会有大和尚在庙里开坛讲法。我们去庙里拜送子菩萨，给王妃求送子符，请大和尚开光。王妃把它戴在身上，一定会早生龙子。”念安兴奋地说。

念恩却垮下了肩，轻轻叹气，“还龙子呢！你看王妃这几日连起身的精神都没有。之前还隔天就头疼一回，今日从早上起，头也一直疼，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，又不许我去告诉骁王，我都快愁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从早起就开始疼？”御璃骁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二人的对话。

念安、念恩赶紧转身，只见御璃骁正穿过几株夹竹桃，大步过来。雨声太大，她二人又是躲在这角落里，所以没有发觉御璃骁的身影。

他步子极快，傅全双手撑着大伞，一溜快跑也跟不上他的脚步。龙袍被雨打湿了，在长廊阴暗的光线下现出酱色。

“起来说话。”他眉头紧锁，叫起两个跪着的女子。

“回骁王的话，王妃早上起来就开始头疼，可她说骁王您太忙了，不能每天围着她转，她疼会儿就好了……”念恩眼眶泛红，声音越来越轻，“可是她真的疼得厉害，悄悄咬着帕子忍着，到中午时才好一些。”

“以后她再疼，立刻禀报本王。”御璃骁的心一阵揪疼，连声音都微颤起来。他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猛地收住脚步，扭头看向念恩。

他表情有些扭曲，墨瞳里似有惊涛巨浪呼啸扑出。念恩害怕，连退了好几步，双手揪着衣角不敢出声。

“你说，你们主子生辰是哪天？”御璃骁缓缓问。

“十一月初三。”念恩赶紧说。

“不对。”御璃骁眉头紧锁。

“啊？”念恩疑惑地看着他，认真地想了想，小心地说：“奴婢没记错呀，真的是十一月初三。”

“不对，”御璃骁还是摇头，脸色更加难看。

“骁王，到底哪里不对了？”念安被他吓得快哭了，拖着哭腔问他。

“你们下去做些灵芝汤水给她补补。”御璃骁脸色暗沉，挥手让二人下去。

念恩和念安不敢违抗，匆匆往厨房走去。

御璃骁在长廊里慢步走着，神色凝重。渔嫣一直以来过的生辰，是渔朝思亲生女儿的出生之日。渔朝思当年为避人耳目，对外声称女儿已经医好，所以外人皆以为渔嫣就是他亲生女儿。按卷宗记载，当时的女婴亲属报上来的出生日期全都一样，渔嫣也应该是在那一日出生！

他太粗心了，居然遗忘了这么关键的一点！

他急匆匆返回书房，拿出当年的卷宗查看。卷宗上有其余几个女婴的记录，都是十月初十丑时出生。

“王爷，现在已是九月十三了，还有不到一个月了。”傅全垂着眼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御璃骁颓然跌坐在椅上，握着卷宗的手指微微颤抖起来。喉结滚动几下，他转头看着傅全，哑声问：“傅全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“老奴愚笨。”傅全长长叹息，眼眶红了，有泪光在轻轻闪动。

御璃骁揉着眉心，那些雨声此时听起来格外心烦。他把卷宗抛开，慢步走到了御书房的门口，看着从屋檐落下来的雨串沉思。

“王爷，王妃出来了。”一名侍卫匆匆穿过大雨，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她去哪里？”御璃骁惊愕地问。

“说是要去湖边看挖莲藕。”侍卫回道。

御璃骁一掌抄起放在廊下的大伞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“王爷，等等老奴。”傅全紧跑几步，又折返去拿伞，赶回时，御璃骁早已走远。

渔嫣正站在湖边的柳树下，双手撑着一把天青色大伞，戴着碧青的斗笠，脸前垂着白色薄纱。她的脸已被红斑完全覆盖，所以只要出了王府，便要戴着这斗笠，不以真面示人。念恩和念安站在湖边的台阶上，弯腰掐着残荷。

湖中小船上有不少强壮的太监正在忙碌，小船在雨里晃晃悠悠的，船上已堆了不少莲藕。

“这么大的雨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御璃骁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语气有些急切。

“你来了。”渔嫣转过头，笑嘻嘻地指着小船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挖莲藕，看着真新鲜。你知道吗，藕分七孔和九孔，九孔藕又称白花藕，生吃时又脆嫩又香甜。”

“先回去。”御璃骁拉住她的手腕，要回寝殿。

“还没吃上九孔藕呢，再等等。夜家的事处理完了？”渔嫣一手轻轻摀住薄纱，不想露出她红红的脸。

等他点了头，渔嫣看向湖中，轻声道：“也不知找着那个在船上偷看我的家伙没有，真想知道他是谁啊……”

“一定会找到的。”御璃骁神情坚定。

一艘小船渐近了，侍婢跪坐在船头，把一节节鲜藕洗净。渔嫣拉着御璃骁的手就往台阶下走。

“去哪儿啊？”御璃骁想拖住她。

“来嘛……”渔嫣软绵绵地撒娇。

这两个字就像两把柔软的小刷子，刷得御璃骁满身酥软，可雨这么大，她本就病着，再着凉怎么办？

“我们自己去挖藕！”渔嫣双手抓住他的手腕，使劲往前拖。

“别胡闹。”御璃骁见青石台阶湿滑，赶紧抱住她，不让她再往下走。

渔嫣幽幽一声长叹，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！这里不能去，那里也不能去——就算我真要死了，在死之前，也得多做点没做过的事才过瘾啊。”

“胡说！”御璃骁听着那个“死”字，脸色黯淡。

“咦？雨小了。”渔嫣看看渐渐变细的雨丝，索性揭了斗笠，用力往岸上一丢。看着斗笠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她嘻嘻笑了几声，转身就往台阶下跑。

“你慢点！”御璃骁见她连蹦带跳，赶紧大步追上去。

渔嫣利落地爬上小船，见撑船的太监正看自己，微微犹豫了一下，随即坦然地笑笑。她已在屋里躲了好几天，可是不管怎么躲，大家也知道她的脸成了什么样子。

“罢了，丑就丑。”她低眼看向湖水，雨丝细密地落进湖里，浅浅涟漪晃荡不停，

她的影子在碧波中碎开。

“还好，不算太丑。”他干咳几声，勉强开玩笑。

“骗子。”渔嫣瞥他一眼，从船头拿了节藕，用他的剑将藕斩断，又在湖里使劲搓洗。洗去藕节上的泥污，便可见白白嫩嫩的皮肉，她眯着眼睛，咔嚓一声咬了一大口。

“好吃？”御璃骁怜爱地看着她。

渔嫣把藕递给他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含糊地说：“你尝尝。”

御璃骁就着她咬过的地方，咔嚓咬了一大口。渔嫣歪了歪头，笑了。两个人的影子并肩排着，水一动，影子缠成了一团。这时，一对鸳鸯从残荷里游出来，往湖畔一棵大树下慢悠悠地游去。

“它们要有小鸳鸯了。”渔嫣一手轻摁在他的肩头，神秘兮兮地看着湖边一棵大树说：“你看那棵树，树上有个洞，那就是它们的家。”

“是吗？”御璃骁见她表情有趣，忍不住笑起来，额头抵过去，在她的额上蹭了蹭。

“我前天数过，有十二枚蛋。这雌鸳鸯很厉害，一生就是十二个，可我与你在一起大半年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”渔嫣满脸遗憾，手指在船舷上轻敲。

御璃骁的话堵在喉咙里，化成无声的叹息。

“有鱼！”渔嫣趴到船舷上，又兴奋起来，手指着两条正缓缓从船边游过去的小鱼叫他看。

这是一双小青鲤，不过手指长短，正游向一片残荷。

“人有两小无猜，想不到鱼也有青梅成双。”渔嫣歪着头，饶有兴致地看。

“可能也是结下的娃娃亲。”御璃骁随口说。

渔嫣转过头来，怔怔地看着他。

“你想云秦了？”御璃骁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问她。

“他关在哪儿？放他回去吧，让他和婧歌公主团聚。我死了，他也没什么好想了。”渔嫣小声说。

“渔嫣！”御璃骁突然一声大喝。

“嗯……”渔嫣摸摸他的脸，抿唇轻笑。

“不要再说那个字！”御璃骁抱住她，贴着她的耳朵低喃。

渔嫣偏过头，伸手撩着湖水，看着水珠晶莹地四散滴落，低喃道：“我晚上睡不着，就怕一闭眼睛，就再起不来了。我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，我不甘心就这么……”

“别说了……”御璃骁扳过她的脸，嘴唇轻轻地印上去，堵住她不停念叨“死”字的嘴。

渔嫣垂着长睫，任他吻过了，唇角一勾，轻轻地笑，“其实我很幸运，十八年前就应该死掉的人，居然活到现在。若我还在小村里，一定嫁了个种田的汉子，与他一起种田织布，脸晒得黝黑，双手全是茧子，哪有今日与君雨中泛舟的美趣？”

御璃骁咧咧嘴，却没能笑出来。

“唉，鱼跑了。”渔嫣转头看残荷，那双小青鲤已经无影无踪，只有一圈涟漪寂寞地散开。

“想要？”他转过头看她。

渔嫣耸耸肩，趴在船舷上沉默地看着那片残荷。雨丝染湿她的眉眼，原本清秀的鼻子也红彤彤的，像大哭过一般。

察觉到他的目光，渔嫣突然捂住了他的眼睛，轻声说：“不许你看我。”

御璃骁的手掌落在她的发上，轻轻揉了几下。

渔嫣怔然看着御璃骁的脸，脸上的笑渐渐有些僵硬。强撑的坚强不叫坚强，渔嫣明白，丢了斗笠，丢不掉心里的恐惧。如果她突然一闭眼，那倒是件痛快事。像她如今这般，天天扳着手指算日子，才叫痛苦。

他突然拂开她的手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，砸得水花四溅。

“你干吗？”渔嫣快速抹掉脸上的水珠，愕然看着他。

“等着。”他在水里冒出头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再度潜进水里。

渔嫣弯着腰，撑在船舷上张望，他去了好一会儿了，不要透气的吗？她小手往嘴边一拢，大喊道：“喂，出来，水凉。”

一阵哗啦啦的水声从背后响起，她扭头一瞧，御璃骁已经到了船那边，只见他手一挥，两条滑溜溜的鱼便飞向了渔嫣。

“小鱼！”渔嫣一声惊呼。小鱼只有她的手指长短，在甲板上使劲跳着。

御璃骁一条胳膊攀上了船舷，另一手掬了冰凉的湖水就往她脸上浇，“凉不凉？”

“好凉。”渔嫣缩着脖子，笑着扑过去，抱着他的脖子乱摇晃。

小船被她的动作摇得左右晃荡，水波一圈圈地散开。

“王爷，用这个装着吧。”在船尾撑船的太监拿了他喝水的大瓷碗过来，舀了满碗的水，帮渔嫣把两条鱼放进去。

“你想吃鱼吗？不如晚上就吃鱼炖藕片？可这鱼太小了吧。”渔嫣捧着碗看小鱼儿，犹豫着问他。

“吃什么吃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吃？给我好好养着它们。”他额上的水珠大滴大滴地往下滚落，人往甲板上一坐，脱了靴子，把靴子里的水倒进湖里。

渔嫣脸上悄然飞起两抹红晕，却嘴硬道：“你太小气了，帝王恩宠，怎么样也得来一双价值连城的凤尾鱼、金鳞鱼什么的。你这算什么？一对青鱼！”

“青鱼不正是价值连城的吗？”他扭头看她，满眼温柔。

渔嫣的心，瞬间被春光涨满，五彩缤纷。

小船靠岸，御璃骁接过念恩递来的大伞，撑在渔嫣头顶。渔嫣捧着那只大瓷碗，扭头对那太监说：“待会儿给你赏钱。”

“谢王妃恩典。”太监喜出望外，赶紧在甲板上跪下磕头。

大伞往她的那边倾斜着，雨又渐大了，噼噼啪啪地打在伞上，原本烦人的声音，此时听起来却如美妙的音乐。

“你靠过来些。”她用手肘撞他。

“啰唆，就这样走。”御璃骁一手环过她的肩，用力往身前揽了揽。

渔嫣从他怀里挣出来，往前跑了好几步，转身看向他。

那些飞檐雕花、琉璃翠瓦，一切富丽堂皇都在雨里模糊了，唯有这把伞，黄澄澄的稳妥妥的，让人觉得无限美好。

“又闹什么！”他脸一黑，大步过来，把伞罩在她的头上。

渔嫣抿唇一笑，额头抵在他的胸前，小声说：“这把伞也给我吧。”

“要求这么多。”他揉着她被雨丝沾湿的发，笑道：“这伞有什么好？”

渔嫣笑不出声。末日到来时，她不要黄金翠玉陪葬，她要这只装鱼的碗、这把为她遮雨的伞，还有二人同握一笔写下的诗陪着她。她也不要转生，更不要喝孟婆汤，她要坐在这湖边看雨水淅沥，看日出东方，更要看他日渐老去，子孙满堂。

大雨笼罩的宫殿里，晨瑶已经候着了。

见二人进来，她大步迎上前，递上了两块干爽的帕子，温柔地说：“王爷快擦擦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，快去泡泡吧。”

她说着，又转头看渔嫣，小声说：“王妃的已经另外备下了，不必担心。”

“好，你们忙。”渔嫣笑笑，捧着碗径直到了书案边。

傅全早听到了风声，此时正抱着一只大青花鱼缸进来，见三人都在，赶紧一一行礼，小心地把鱼缸放好。

御璃骁往前跟了两步，想说什么，却被晨瑶拉住了袖子。

“有事，她的病……”晨瑶压低声音，瞟了一眼渔嫣，“我们进去说。”

御璃骁看了看渔嫣，她正用双手捧着小鱼放进鱼缸，叫念安和念恩过来看。

“你们看这鱼，头上有一条细细的黑线，不知道是公子还是小姐。不如就叫它小黑线吧。”

“那条尾巴上有白边的，叫小白边？”念安傻乎乎地笑。

“走吧。”御璃骁收回视线，往浴殿的方向走。

念恩扭头看向通往浴殿的长长过道，小声说：“王爷和晨瑶夫人进去了。”

“哦。”渔嫣轻轻应了一声。

“晨瑶夫人真过分，就这样闯进来。”念安不满地嘟起嘴。

渔嫣把手浸进水里，追着小黑线去摸，“他身上有旧伤，不能浸冷水，今天在湖里泡了那么久，晨瑶心疼他吧。”

“那奴婢和念恩也能伺候王爷啊，偏偏她来讨好献媚，真讨厌！”念安愈加不服气，

快步过去给渔嫣拿干爽衣服，脚在地上跺得咚咚响。

渔嫣吸吸鼻子，这大殿里有股香味儿，和之前念安身上的香味一样。自打念安没戴那支银钗之后，这香她就没闻到过了，可这时候满殿都是这香，幽幽暖暖。

“今天用了什么熏香？”她狐疑地看向傅全。

“回王妃的话，是香柏木。王妃您这几天都睡不着，所以奴才特地让她们点了香柏木，能安神。如果王妃不喜欢的话，奴才让她们马上就换掉。”傅全赶紧上前来回话。

渔嫣在大殿里走了几圈，摇头说：“你仔细闻，还有别的香味。念安，把你的那支银钗拿来。”

“哦。”念安一溜小跑出去了。

傅全跟在渔嫣身后，用鼻子不停地深深吸气，两道花白的眉拧紧了，脸色渐有些凝重。

“我的嗅觉很好，这香柏木里还有一种香味，我闻了这个，很不舒服。”渔嫣揉揉酸痛的眉心，疲惫地说。

“快，把香柏木移出去，把门窗打开，用扇子把香扇出去。”傅全沉着脸色，指挥宫人们一阵忙碌。他在大殿里每一个角落仔细地闻了，低声说：“这香味已经浅多了，王妃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渔嫣若有所思地轻喃，抬眸看向快步跑进来的念安。

“王妃，我的钗拿来了。”念安双手捧上银钗。

渔嫣接过来，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，眸色一沉，“不对，这不是你的那支。”

“啊？就是这个啊，自打王妃您说太香，不喜欢之后，我就一直收着没用。”念安挠着后脑勺，满眼疑惑。

“不是这支！我给你的那支是在大营里捡的，从石块底下翻出来时，珠子上刮出了些细痕，但你这支太新了，珠子光滑无痕，明显没有用过。”渔嫣把钗放下，转头看向傅全，“傅全，你去问问，这几日有哪些人进过念安的屋子。雁过留痕，这是王府，这么多双眼睛，总有人会看到。”

渔嫣锐利的目光扫过殿中站着的每个人，见众人都垂头不语，拔腿就往浴殿的方向走。打草惊蛇也是一种策略，若真是有王府的人里应外合，见她发现银钗被调换，接下来就一定会有动作。

“奴才现在就去办。”傅全朝她的背影作了个揖，叫上念安，匆匆离开。

渔嫣一路疾走，仔细回忆捡到那支钗后自己身上发生的每一点变化，每次闻到那种香，她额上的红斑便要红上许多，她一定要弄清那支钗上的香料到底有什么猫腻！

浴殿外有侍婢站着，见她过来，赶紧下跪请安。

渔嫣制止住她，不让她出声，自己轻轻推开了浴殿的门。里面没人服侍，想必是他们两个不让人进去。

掀开层层叠叠的帐幔，隐隐听得从里面传来晨瑶软绵绵的声音。

“骁哥哥，如今正是初秋寒气袭来时，你再不能像今日一样泡在湖里。我先用药油给你按揉穴位，晚上你入寝前再用药水泡泡脚。”

渔嫣放轻脚步，指尖微微撩起一角布帘往里看。

御璃骁泡在热水池里，背对着她。他的肩上已扎了一些金针，水珠在麦色的肌肤上滚动，晨瑶跪在池边，正埋头给他按摩，白皙的双手如灵蛇一般上下游走。她不时附到御璃骁的耳边说几句话，嘴唇几乎贴到他的耳上。

御璃骁轻轻点头，并不出声。

“还有一事，我父亲明日便能到，他的意思是他散漫惯了，也不要官职，骁哥哥有什么差遣，尽管吩咐他便可。我这些日子在医馆，琢磨着医馆也得有变革才行。你府里人不多，没必要留这么多御医。你也看到了，乡间百姓很困难，不如开个医学馆，让各乡推荐人来学。回去后，百姓有个小病小疼，也不用跑到城里来，费钱又费时。”

“很好，我明日上朝时就和他们商议此事。你就专心研究嫣儿的病，我担心……”御璃骁揉揉眉心，长长叹息。

“别这样，都会好的。你努力这么久，上天会眷顾你成全你的。我便是拼上性命，也会治好她。你能开心，我这一世也就满足了。”晨瑶把他肩上的金针一枚一枚取掉，双手环过去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御璃骁微微侧脸，眼神复杂，抬手拍了拍她的手背，低声说：“晨瑶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也答应过你父亲，再扬你神医谷威名。而渔嫣不同，她只有我护着她……”

“是，我明白，”晨瑶温柔地笑着，打断他的话。她手捧着他的长发，温柔地为他梳理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你高兴就好，我别无所求，能这样陪着你，就是幸福。”

渔嫣看到此时，已经不想再进去。

晨瑶是厉害角色，她温柔大度、端庄贤惠，一路与他比肩作战，还把侧夫人这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如同盛世梨花班里的名角儿，把角色扮演得光彩万丈。

渔嫣佩服她，她总是滴水不漏，温柔细致，如一根细利的针，总能抓住任何时机，去办每一件她想办的事。她今日前来，就怕不仅是心疼御璃骁这么简单，不然不会带来满殿的异香。渔嫣担心，晨瑶已经忍不下去，要对自己下狠手。

她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殿。

念恩她们在偏殿等着，御璃骁泡的是药池，渔嫣单有自己的浴池。翠玉砌就的池壁，四周有金雕灵兽吐出清泉，在水面上激打出水波荡漾。

“王妃，为何对那支钗那样紧张？”念恩弯下腰，替她解开裙带。

渔嫣沉默良久才轻声说：“我今日只怕会发作得很厉害，也不知熬不熬得过去。念恩，你多煲些参汤来，我要维持体力。念安，你给我拿些书来看。”

“啊？”念安和念恩怔住。

大殿里只有水声在响，念安和念恩的眼眶渐渐红了。念安忍不住落下泪来，抽泣着说：“王妃你别吓我，我愿意把我以后的寿命都给你。”

“啊，这样太好了，快把脖子伸过来，我要吸你的魂。”渔嫣轻笑起来，拉着她的手，作势要咬她。

念安惊了一下，但立刻就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豪爽地说：“来吧，我少活几年也不要紧，反正如果没有王妃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“说得好像我们是情人一样。”渔嫣忍俊不禁，鼻子却一酸，伸出手臂轻轻地拥住了她。

念恩也快步上前，展开双臂，把二人抱住。

“念安、念恩，若我不在了，我会请王爷好好安顿你们两个。记着我的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多难，都要活得好好的。以后远离这王府，嫁个寻常人家，生儿育女，男耕女织……”

念安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“不要说了，王妃，你就把我的寿命拿去吧。算命的说我能活到八十八呢，我分你二十年，我还能再活二十年呢。”

“就说让你好好学数数嘛，你算算，你如今才十七，若你要活八十八，分我二十年，你还要活多久？”渔嫣给她抹着眼泪，勉强笑道。

“哎呀，我算不清。反正分王妃二十年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呢？”念安跺脚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。

念恩嘴抽一些，只知道在一边哭。

看着两个丫头哭成这样，渔嫣反不哭了，拉着两个人的手，轻轻地摇着，半晌，才低低一叹，“挺好的，我这一世挺好的。”

“不好，活到八十八才好！你说过的，人最好的就是活到白发苍苍，尝到生老病死的味道。”念安扑过来，也不分主仆规矩，用力地抱住她，摇晃几下。

这丫头，平常说什么别的都不记着，这句自己无意间说的话却被她记到了骨头里。渔嫣一向认为，人的一生总要尝尽各种滋味，才叫人生。酸甜苦辣尝过了，才知道平安祥和的好处。

“念安，坏丫头，你哭个什么劲，你还让不让王妃沐浴？你要把王妃摇晕了！”念恩拍打着念安的胳膊，让她松手。

念安这才惊觉失态，赶紧松手，抽泣着帮渔嫣拆开发髻。

“我自己来吧，我想静一会儿。念恩赶紧去给我熬汤，念安，你拿书过来给我看。”渔嫣努力微笑着，让她们二人出去准备。

两个丫头很不放心，再三叮嘱几个小侍婢，这才离开。

渔嫣泡在水里，深深吸气，她要等着看，这香到底会不会诱发忘蝶蛊。若真是，那就是晨瑶想她死！也就是说，从她捡到钗开始，晨瑶就已经对她下手了。晨瑶一定是看她一直不倒，今日御璃骢又跳下湖为她捉鱼、伴她雨中泛舟，这一切都刺痛了她那一直

紧绷的脆弱神经，以至于按捺不住，杀上门来。

风吹打着雕花窗棂，那熟悉的痛感开始从额上的红斑处爆裂开，飞快地往整个身体席卷而去。

这种痛很古怪，初时只是发胀，额头滚烫。再痛一些，人就像被丢在了烈焰之中，烧得喘不过气来，每一寸肌肤都在燃烧。

“晨瑶，原来你这么狠毒！”她咬紧牙关，想爬上池子。她发作太快了，念恩的汤还没端来，念安也还没拿来她的书。

层层珠帘静垂，帘外侍婢身影窈窕，没有发现里面的异样。

她的眼前碧水皆成朱色，人开始抽筋。她想用双手抓住池沿，但手指僵硬，根本弯不了。整个人慢慢地往池水里滑去，水淹过头顶，神志开始一点点涣散。

水不停往她的口鼻中灌。血色中，她看到爹爹握着一卷书，就站在柿子树下，温和地冲她笑。她也忍不住笑，伸手想去扶住爹爹的手臂，但有一个翠色小巧的身子先她一步，钻过了花丛，跑到渔朝思的身边。那是十岁的渔嫣，留着乌黑的长辫子，额上的红斑被刘海完全覆盖。

“小青鱼，到爹这里来，爹教你后青国的水治之法。”渔朝思轻轻晃动书卷。

“爹，为什么又是法令？王钊儿的爹请了琴师教她弹琴呢。”她嘟嘴扭腰，甩动长辫子。

“那有什么好学的？靡靡之音，不学也罢。”渔朝思拧眉，不悦地呵斥她。

“唉，我是女孩子呀，我又不要当官，我以后是要嫁人的。”她皱着鼻子，又冲他咧嘴。

“你这么早就想嫁人了？”渔朝思笑了起来。

“嘻嘻，我不嫁！我要招个上门女婿，一起伺候爹爹。”她也笑，俏皮地吐舌头。

渔朝思轻拍她的小脑袋，笑着说：“丫头！云秦可不能当上门女婿啊，云秦还要继承他父亲的爵位，将云将军府发扬光大。你以后自为云家女主人，若能懂这些，对他帮助极大。琴歌温柔，虽能抚慰男人的寂寞，但于云秦这样的男儿来说，能与他并肩而行才是夫妻相处之道。你还小，很多事都不懂。懂琴的女子多了去了，爹教你的这些东西，会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云家女主人。你记着，做人要善良大度，遇事要冷静沉着，对丈夫要温柔体贴，对公婆要孝顺……”

“哎呀，水治之法——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……”她夺了渔朝思手里的书，摇头晃脑地读。

渔嫣脑海里回响着那清脆稚气的声音，不知哪里生出来一股力气，她用力撑住池沿，蹿出水面，大口地吸着空气，身体颤抖着，跟着脑子里那声音大声念起来：“天下从事者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。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……爹爹……我全背得出……”

那本厚厚的水治之法，早已在她学会之时就被先帝废除了，但此时的她一字一字地念，记忆如此清晰，仿佛真有了止痛的作用。可没过多久，疼痛加剧数倍，她已无法出声，